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的斗争，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反映了前进和倒退、变革和保守、反复辟和复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斗争，宣传法家，充分肯定法家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我们专业师生共同编选了这个材料。

先秦法家，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的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方向。毛主席指出：“历史

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期，由于奴隶的起义、平民的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破坏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出现了新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这个历史过程中，新兴的地主阶级势力纷纷向奴隶主贵族夺权，正是在这种社会发展的趋势下，产生了要求改革、变法的法家学派。

法家和儒家的对立，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对立。法家与儒家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法家学派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利用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统治的巨大力量，进行变革，把历史推向前进，建立封建制。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秦始皇，就是在法家的思想理论上，制定了一条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政治路线，利用奴隶革命的伟大力量，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权。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代

表，他的历史地位和杰出的功绩，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先秦法家在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向反动的儒家学派进行了勇敢的坚决的斗争。

在政治方面，儒家到处奔走呼号，鼓吹“礼治”，极力维护和复辟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法家坚决推行法治路线，提倡“信赏必罚”、“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等级制度。法家还主张废除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制，而按军功大小授爵授田，“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如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只要合乎要求，“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法家毫不留情地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取消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韩非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强调统治者集权的重要，认为君主的权柄是片刻不能放弃的，攻击私门、重臣等复辟分裂势力。

在经济方面，法家坚决反对儒家拚命维护的奴隶制的井田制，要求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奖励耕战，主张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巩固和扩大封建私

有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开阡陌封疆”，比较彻底地破坏了井田制，他主张“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免除劳役）”（《史记·商君列传》）。荀子更明确提出“农分田而耕”（《王霸》），主张土地私有制。这都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在思想方面，儒家提出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宣扬“君权神授”、“天降大任”（维持奴隶主统治）的反动思想，而荀子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论》），认为自然界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要“明于天人之分”，把天和人的分开，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同上）的人定胜天的杰出思想。针对儒家鼓吹“生而知之”、“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先验论，荀子、韩非指出了人的才能、知识都是后天积累的：“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荀子·儒效》）。法家还用发展的历史观驳斥了儒家“法先王”的倒退、复古的历史观。这在所选的《商君书·壹言》、《史记·商君列传》、《荀子·儒效》、《韩非子·五蠹》等篇里阐明得非常清楚。

总之，法家思想的核心是要求变革，要求前进，反对复辟，而儒家思想的要害是反对进步，主张倒退，反对革命，主张保守，开历史倒车，搞复辟。这也是“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斗争的焦点，古今无不如此。

先秦早期的法家，有李悝、吴起等，他们分别在魏、楚进行了变法活动。可惜留传下来的材料太少了。这个材料中所选的商鞅、荀子、韩非三家是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商鞅（约公元前 390 年—前 338 年），出身卫国贵族，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封于商，所以又叫商鞅。他是李悝的后学。开始在魏国做官。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元年）到秦国，得到秦孝公重用，先任“左庶长”（相当于卿），后任“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和将军）。他在公元前 359 年和 350 年两次变法，取得了成功，严厉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建立和巩固了秦国的地主阶级专政。

商鞅在变法前，与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甘龙、杜摯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他用“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进步理论驳斥了保守派“法古无过，循

礼无邪”的反动观点，认为“反古者未必可非，而循礼者未足多是”，坚决实行变法。孔丘的忠实信徒赵良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威胁和攻击他，他也没有被吓倒，坚持与奴隶主贵族作斗争。为了维护秦国地主阶级政权，他处罚了太子的太傅虔和太师公孙贾，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欢。商鞅虽然最后被复辟势力所“车裂”，但商鞅所代表的历史方向却是反动派无法扭转的。后人辑录的《商君书》，记述了他的学说。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又称孙卿或荀卿，赵国人。他做过楚兰陵令，晚年从事著述。他批判了儒家思想，发展了法家的理论，成了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些儒家的词语，但大都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例如，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礼”作了新的解释，主张按“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的原则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取消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的制度，确保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他所谓的“礼”，实质就是“法”。

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各国的地主阶级已先后夺取了政权，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发展，但是当时复辟

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他周游各国，最后到了秦国，会见了当时秦国执政的法家人物范雎。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热情赞扬秦国的政治已接近“治之至”（《强国》），即接近新兴地主阶级法治的最高理想了。他痛斥孟轲的仁政是“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秦国。著名法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的著作和讲述的学说被后人纂辑为《荀子》一书。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韩国贵族出身。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曾向韩王建议变法图强，未被采纳。秦始皇看了他的文章却赞赏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并把他请到秦国，不久被人陷害，死于狱中。

他吸取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的进步思想，建立了以“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法”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国家统一法令、制度；“术”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实际上是从组织上保证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人掌权、防止暗藏的奴隶主势力复辟的方法；“势”是新兴地主阶级统治权力和地位。他主张把“法”和“术”结合起来，才能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韩非注重功利，提倡农战，主

张集权。他的很多主张被秦始皇所采用，成为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韩非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变革要求，为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思想武器。他的著述被后人纂集为《韩非子》一书。

这份资料共选文二十一篇，有些是节录的。附录四篇，是《史记》中有关这些人的传记。李斯是战国末期法家的重要人物，他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在反对秦朝奴隶主贵族复辟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他的思想和活动，《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了很多，因此也把这篇列传收在附录里。当然司马迁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作为史料，可批判地使用。

这个资料一九七三年十月就编成了，后来因忙于其他工作，未来得及作大的修改，仅供内部参考。由于我们学习得不够，编选、题解和注释一定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修订。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一九七四年五月

商 鞅

更 法

这篇文章记载商鞅和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反对变法的甘龙、杜挚等保守派所进行的一场严峻的论战。甘龙、杜挚顽固地主张“法古”“循礼”，死守着秦国的旧制度不放，竭力维护日趋衰落的奴隶制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商鞅则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倡法治，反对儒家“法古”“循礼”的反动主张。他认为自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因事制宜，以时定法，是强国利民之道。他严正驳斥了甘龙、杜挚的谬论，击败了他们的反抗，促使秦孝公得以实行变法。这篇文章生动地表现了当时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尖锐斗争，反映了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和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尊儒反法思想的反动本质。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③。

- ①孝公：秦献公子，名渠梁，用商鞅行新法十年，秦国大治，由弱国一跃而变为强国。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 361 年—公元前 338 年）。平画：“平”是评议，“画”是谋画。这句是说，秦孝

公在谋划国家大事。

公孙鞅：即商鞅。姓公孙，名鞅。他助秦孝公变法有功，封于商，所以又叫商鞅。甘龙、杜挚：秦大夫，反对变法，代表当时秦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御：侍候。

虑：谋虑，考虑。

讨：研讨，讨论。正法：定法，立法。本：指根本原则。

使：役使。道：方法。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代立：继承君位。社稷：社，土神，稷，谷神。

古代封建君主祭这两个神的地方就称为社稷。后用为国家的代称。

君之道：君主的本分。

错：通“措”，施行。明：宣扬。主长：君主的长处。

臣之行：臣子应有的作为。

更：改变。

天下：指天下的人。议：议论。

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②，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④；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⑤，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⑥。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⑦。是以圣人苟可

以强国^⑬，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疑：犹豫不决。这句是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

亟（音机）：急速。虑：计划。

殆：似乎。这句是说，似不必顾忌天下人对变法的议论。

固：本来。负：违，这里是讥笑、非议的意思。有的本子作“非”。这两句是说，有非凡作为的人，本来就会受到世俗的非难。

知：同“智”。独知之虑：独到见解。

⑥訾（音紫）：毁谤。这句是说，总是会受到一般人的毁谤。

⑦语曰：俗话说。暗：不明了。这句是说，一般人在事成之后还不明白。

⑧知者：即“智者”。下同。这句是说，聪明人能预见在事情发生之前。

⑨虑始：考虑创始革新。乐成：享受成功。这种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反映了商鞅的剥削阶级的偏见。

⑩郭偃：据说是春秋时晋献公的大臣。

⑪这两句是说，谈论最高德行的人，无须附和流俗，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必与众人相谋。

⑫这两句是说，法是为了爱民的，礼是为了便于行事的。

⑬以下四句是说，所以圣人对待礼法，只要能够强

国，就不沿用旧制度，只要能够利民，就不遵守老的礼制。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③。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⑥。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⑦。三代不同礼而王⑧，五霸不同法而霸⑨。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⑩；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⑪。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⑫。”

①易民：改易民俗。

这两句是说，遵循人民的习俗施教，不用费力就可以成功。

习：熟悉。安：安心。

故：旧。指秦国的旧制度。

⑤孰：同“熟”。察：考虑。这句是说，希望对此反复多加考虑。

⑥溺：淹没。溺于所闻：指局限于自己的见闻，不知其他。

⑦这两句是说，这两种人只能做官墨守成法，绝不能和他们讨论打破常规的事。

⑧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王（读去声）：动词，称王天下。

⑨五霸：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宋襄公先后为诸侯霸主，合称五霸。霸：动

词，称霸诸侯。

⑩作：创作。作法：立法。制：受裁制，受约束。

这两句是说，聪明的人能立法，而愚笨的人只能受旧法制约。

⑪不肖：不贤的人。这两句是说，贤能的人能改变礼制，不贤的人只能受旧礼束缚。

⑫这两句是说，君上不要疑而不决了。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①，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⑥。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⑦；黄帝、尧、舜，诛而不怒⑧。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⑨，因事而制礼⑩。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⑪，兵甲器备各便其用⑫。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⑬。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⑭；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⑮。然则复古者未必可非⑯，循礼者未足多是也⑰。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⑱，曲学多辨⑲。愚者笑之，智者哀焉⑳。狂夫之乐，贤者丧也㉑。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㉒。”于是遂出垦草令㉓。

百：百倍的意思。

这句是说，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旧式的器具。

邪：不正，有偏差。

这句是说，君上还要多加考虑。

这句是说，前代的教令各有不同，效法哪一个古代呢？

⑥复：重复。不相复：指不用同样的礼制。

- ⑦教而不诛：重教化而不用刑罚。
- ⑧诛而不怒：意思是用刑恰当而不至于凶暴。
- ⑨当（读去声）：适应。
- ⑩因事：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
- ⑪这句是说，制度教令要顺应实际情况，合适、恰当。
- ⑫器备：器械。便其用：方便使用。
- ⑬便国：有利于国家。这两句是说，治理天下并非就一种道理，为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效法古代。
- ⑭这句是说，商汤、周武王的称王天下，是不遵远古制而兴盛起来的。
- ⑮殷、夏：指殷纣和夏桀。这句是说，殷纣和夏桀的灭亡，是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
- ⑯未必可非：不一定可以非议。
- ⑰未足多是：不值得多加肯定。
- ⑱穷巷：陋巷。多怪：即“少见多怪”的意思。
- ⑲曲学：指见识不广、乡曲之学。多辨：好辩。辨，通“辩”。
- ⑳这句是说，愚笨的人所笑的，正是聪明人所忧伤的。
- ㉑丧：这里是悲痛的意思，同上文的“哀”字。这句是说狂夫所高兴的，正是贤能的人所悲的。
- ㉒这句的意思是：使世人都来议论我，我也不疑惑了。“拘世”当作“驱世”。《史记·赵世家》所记赵武灵王与肥义对答的话跟本文文句多相同。《史记》“虽驱世以笑我”跟本文“拘世

以议寡人”文义正同。

㉓ 出：公布。垦草令：开垦荒地的法令。

农 战

农战，亦称耕战，是指在内鼓励发展农业，对外提倡为国家勇敢作战，奖励军功。

农战政策是法家商鞅在秦孝公时实行变法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当时，正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风起云涌，在斗争中，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形成、壮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已是势不可免，并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战政策，正是适应了这种社会变革的要求。它提倡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从而承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打破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它提倡奖励军功，主张按‘斩敌首’的多少来论功行赏，以此来反对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封建的等级制来代表奴隶制的旧等级制。这种政策对打击奴隶主势力，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一种革命的、进步的政策。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⑤，无力者其国必削。

①人主：指君主。劝：勉励。

②兴：兴盛富强。

③巧言：指虚伪不实在的话。虚道：虚假的说理。

劳：懒，怠惰。

无力：贫弱。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③，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⑤，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⑥，民不偷营，则多力⑦；多力则国强。

壹：做事专一。

这句是说，从事农战的可得官爵，而‘巧言虚道’的就不能得官爵。“是故”下疑有脱文。

朴：朴质。这句是说国不尚巧言虚道，人民就朴质。

淫：无节制。不淫：遵宁法度，不违节制。

⑤空：通“孔”。壹空：指一处。此句是说秦民要得利于君主只能取自一途（即农战）。

⑥偷营：苟且经营，指不致力于农战。

⑦多力：富强，有实力。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⑤，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避：逃避。

变业：改变原来从事的工作。

外权：外部势力，这里指诸侯各国势力。

要：求。靡：奢侈，浮靡。事：从事。为技艺：做手工业。这里是说民趋浮靡，从事工商业。

具备：全都具备。指以上所说的务学诗书等数事

全有了，那国家就危险了。

善为国者，仓廩虽满，不偷于农②；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⑥。

①仓廩：指粮仓。

不偷于农：不耽误农事。偷：懒惰，耽误。

不淫于言：不被巧言虚说所蛊惑。

巧取：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东西。

⑤奸：这里指邪恶狡诈的人。

⑥惑：惑乱。被……所迷惑。

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⑥，然则下卖权矣⑦。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⑧；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⑨。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⑩。然则下官之冀迁者⑪，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⑫。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⑬，必不冀矣⑭。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⑮，则如引诸绝绳而乘枉木也，愈不冀矣⑯。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⑰？百姓曰：我疾农⑱，先实公仓⑲，收余以食亲⑲，为上忘生而战⑲，以尊主安国也。仓虚⑲、主卑⑲、家贫，然则不如索官⑲，亲戚交游合⑲，则更虑矣⑲。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⑲，而兵焉得无弱也？

①处：居。处官爵者：指有官爵权势者。

巧言辩说：虚假的言辞，诡辩的谈论。这里指当